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三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二十七年
盡二十八年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注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疏校勘記出二十七年云唐石經作廿有七年鄂本二十下有有字此脫○注貶稱至入之○舊疏云杞本公爵但春秋新周故宋黜之稱伯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至二十三年書杞子卒者以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之此經復書子者起其無禮故左氏皆有魯入之文也按左傳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又云入杞責無禮也與何注同劉氏解詁箋云正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君不用左氏此及下入杞解詁無禮之云皆依違左氏非也按何君所見公羊說或有與左氏同者故依用之未必專本左氏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庚寅月之二十日於厤當爲十九日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六日按當二十五日隱三年傳云不

及時而日

渴葬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注曰者杞屬脩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疏包氏愼言云八月無乙巳九月之五日也按當為六日○注曰者至責之○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日故解之春秋於人書日多惡辭雖下二十八年三月丙午入

曹爲善義兵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據序諸侯之上貶疏杜云經書人者告沈氏欽韓補注云稱人者猶賤之也傳明云楚子杜說云楚主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與

據圍鄭不貶疏注據圍鄭不貶○下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是也

曷爲貶注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注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罪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今復圍犯宋故貶因

以見義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疏】注古者至故罪○惠氏士奇禮說云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然則調人和難保之終身故先動者誅之康成謂猶令二千石以令解讎怨後復相報移從之即何休所謂後相犯復故舉是也楚人先動其能免於王法之誅乎按周禮調人云凡有鬭怒者成之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讎怨後復移之從之此其類也惠氏棟公羊古義云何氏此注此調人成之之法也成之者何和之也王發集僚約往漢時官不禁報怨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僕令有和難之係鄭云云者後漢桓譚上疏曰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復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于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贖罪如此則讎怨自解譚所云償令即先鄭移從之法也何云復故罪疑亦當時令甲文引以為況與○注楚前至見義○即上二十一年秋執宋公以伐宋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釋之何公與議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釋賢者之厄是也通義云傳緣入文之篇髮即見弒故就經文以終僖之篇言之其實乃終髮之世貶耳此與鞏傳云終隱之篇貶文同而義異何者鞏有罪於隱髮非有罪於

僖也何氏之說今故末取知不然者傳即專言終髡之世貶何必不言終髡之世春秋託王於魯僖公託王者方伯之職和平諸侯今復相犯即是得罪於僖即爲得罪於王法故云終僖之篇貶耳穀梁傳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彼注引何君廢疾云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鄭君釋之云時首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晦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耶彼注又引江熙云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也宋楚戰于泓宋以信義而敗末有闕也楚復闕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諸侯不能以義相帥反信楚之曲屈宋之直足義所不取信曲屈直猶不可況乃華夷中楚以無義見貶則諸侯之不從不待貶而見也然則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於兵首則彼傳緣者以執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按穀梁無善宋襄義江氏彼注止用此傳爲執宋公貶意也劉氏申何云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責諸侯江熙從公羊解近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注）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疏）包氏愼言云十

二月甲戌朔之七日按當六日○注地以至見矣○范云地以宋者則宋得與盟宋圍解可知用此注為說也左氏以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春秋凡書會盟於國都皆本國與焉如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皆是此不應殊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曷為再言晉侯〔注〕據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亦兩事不再出楚人〔疏〕注據楚至楚人○見上二十五年彼傳云兩之也是亦兩事也非兩之也〔疏〕上二十五年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注彼者不別遂但別兩稱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為兩事也則此初出師時原有兩伐之意矣然則何以不言遂〔注〕據侵蔡遂伐楚言遂〔疏〕注據侵至言遂○見上四年公會齊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注〕曹有罪晉文行霸征

之衞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追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宋襄公伐齊月此不月者晉文公功信未著且當脩文德未嘗深求於諸侯故不美也疏左傳云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衞衞人弗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衞注從汲郡南渡出衞南而東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燕縣故城北則有津水自北來注之亦謂之濟津故南津也春秋傳公二十八年晉將伐曹曹在衞東假塗于衞衞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卽此按汲郡亦衞地衞既不假道則仍不可得伐也○注曹有至衆也○校勘記出若文行霸征之云鄂本文下有公字此脫又云釋文雍又作壅同此本進誤追今据諸本訂正曹有罪者下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是也雖未免侵曹書以致其意不使伯功壅塞也通義云謹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後事繼者則言遂前事未既別有後事者則不得言遂若本爲侵曹出師衞不假道伐衞而後進若言侵衞遂侵曹則失其本意若言侵曹遂伐衞則似以侵曹遇伐衞又失其事實故遂文兩不可施也疏云言征者上下之辭謂伐而正之如上十八年傳云與襄公之征齊也○注宋襄至美也○上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下伐齊是也彼云月者善錄義兵明此晉文功信未著遂求

諸侯未得爲義故不月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疏左傳穀子叢以說爲蓋名買字叢

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卽往當言戍衛不卒疏通義云畏晉故不可使往說苑尊賢云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指此鹽鐵論備胡云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明實不可使往諱爲不卒戍辭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注据言戍衛行文疏注据言至行文○舊疏云欲言實戍乃有不卒戍之文欲言不戍而經書戍衛以戍衛爲行文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疏晉伐衛衛楚之與國魯與楚昏姻上年楚爲魯出師伐齊故爲戍衛明公意欲戍衛爲○注使臣至君命○通義云臣已受命雖未往當以不終事之辭言之公本使買戍衛買畏晉不可往公殺之及聞晉勉衛而懼反以殺買之事說于晉將量力度義不當往戍臣於君有替否之道買無罪故不日按左傳云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告楚人曰不卒戍也以買實戍衛孔氏猶依

還左傳焉又云買無罪與何氏有罪不日例乖穀梁傳曰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注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刺之不言刺公子買但言不卒戍刺之者起爲上事刺之也

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皆時疏說文刀部刺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段注刺直傷也當爲正義君殺大夫曰刺當刪一義周禮司刺職掌三刺之法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注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然則春秋於他國大夫書殺於內殺大夫書刺者皆殺當其罪然故諱之曰刺杜云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是也爾雅釋詁云刺殺也郭注引此傳益對文異散則通故國語晉語云殺懷公于高梁又云刺懷公于高梁也諱殺曰刺春秋之義也因不必通之他經也○注有罪至刺之○孟子告子下無專殺大夫是不別有罪無罪也僞疏云孟子言大夫者天子命之輔助其政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也按諸侯不得專殺疑指命大夫耳其命於其君者似不必諱之天子矣○注不言至之也○若直言刺公子買與刺公子

假罔所刺事不明故言不卒戍刺之明其爲上事也若有罪
也○注以殺至罪曰○舊疏云有罪不日即此文是無罪日
者成十六年冬十有二月乙酉刺公子偃是也解詁箋云上
書晉侯伐衞下書楚人救衞則此戍衞爲黨楚背晉明矣歸
罪于買而殺之僖之大惡也故以不卒戍爲內辭傳順經諱
文解詁以爲有罪不日無罪日者謂著其罪狀與否爾非從
實也亦通○注外殺大夫皆時○上七年鄭殺其大
夫申侯書夏下三十年衞殺其大夫元咺書秋是也

楚人救衞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疏）包氏愼言云三月
書丙午月之十日

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注）據下言執衞侯言歸之于京
師（疏）穀梁傳云畀與也杜云畀與也襄二年左傳烝畀祖妣
注畀與也爾雅釋詁畀予也予與古通禮記祭統云畀
之爲言與也說文丌部畀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注據與
下至京師○見下彼言于京師此言畀宋人故難之也

使聽之也（注）與使聽其獄也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討楚師
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宋稱人者明聽訟

必師斷與其師眾共之〔疏〕注時天至伯之○劉氏解詁箋云時天王實已歸京師下書公朝于王所王自京師至踐土也襄王不能正曹伯之罪晉文自正之故爲伯討張義以殷彝蔽其罪愈於以歸多矣按左傳以晉文定襄王在二十五年與此異

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注〕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齊桓既沒諸侯背叛無道者非一晉與曹同姓恩惠當先施刑罰當後加起而征之嫌其失義故著其甚惡者可知也以兵得不言獲者晉文伯討不坐獲者故亦不責曹不死義兵日者喜義兵得時人〔疏〕注曹伯至是也○下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云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此未有言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知曹數侵伐人以自廣大也通義云謹案不可以一罪言則非獨數侵伐矣曹詩序曰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注齊桓至知也○舊疏云恩惠當先施邵堯典云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是也刑罰當後加小司寇議

親議賢之辟是也若其甚惡卽執而言畀宋人使治其罪是也○注以兵至不死○上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晉文書侯故知伯討兵得當言獲上十五年戰于韓獲晉侯是也彼傳云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是坐獲之例也晉文伯討故不坐獲不書使亦不責曹伯不死位也○注曰者至時入故入例時書日故解之定四年庚辰吳入楚注日者惡其無義○彼爲無義日此爲義兵日春秋無達例也故此爲義兵得日入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疏包氏愼言云夏四月書己巳月之三日莊二十七年左傳公會齊侯于城濮大事表云杜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之立子頹是時王命齊桓爲侯伯僖二十八年晉文敗楚于城濮卽此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南七十里有臨濮城方輿紀要云臨濮城在東昌府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卽古城濮地

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注據秦稱師錄功知大戰必不使微者楚雖無大夫齊桓行霸書屈完也疏注據秦至微者○舊疏云文十二年秋秦

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今乃稱師錄功故知大戰既是大戰則知不應使微者○注楚雖至完也○楚無大夫者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則僖公為所傳聞世亦不合有大夫惟上四年書屈完來盟于師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醇霸德成王事則此皆文以行霸亦宜增倍楚大夫書名許其有大夫以醇霸業今以稱人似微者故據以稱人

子玉得臣也注以上敗績下殺得臣疏通義云子玉者得臣字也古人多引字冠名上言之者若左傳稱華父督孟明視子越椒之比王氏引之周秦名字解詁云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按器用之美者莫加玉故名得字玉或曰得讀為德古字得與德通玉藻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聘義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管子水地篇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按後一說是

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注據屈完當桓公稱名氏疏注據屈至名氏○見上四年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左傳得臣氏成

貶曷為貶注據邲之戰林父不貶疏注據邲至不貶○邲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

于鄭貶是也

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秦稱師者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褒進之齊桓先朝天子晉文先討夷狄者晉文之時楚與爭霸所遭遇異

疏注臣無至正也○宣十二年傳亦云大夫不敵君與此同若然林父亦大夫得敵楚子不絕正之者彼為善楚子不與晉特書荀林父主名專見其罪得臣下有殺文足見其罪不必於戰見故但貶稱人以張示大夫不敵君義並生所謂辭已明者去之是也○注秦稱至不進之○秦於所傳聞世因其未能用周禮擯之比戎狄則此不合稱師因其助伯者征伐褒進之如邾婁子之克項皆以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也聖人於書終秦誓若秦之繼周於春秋抑秦以諸夏同夷狄明其為周之亂臣也○注齊桓至於遇異○齊桓先朝天子何氏或別有所見舊疏云正以莊十三年冬何之盟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豈不朝天子而能然乎但以外朝不書是以無經可指耳按信之著不著不係乎朝天子與否也依左傳則晉文先定襄王後服楚非何氏所取也所遭遇異者舊疏云齊桓初霸之時楚未強大雖侵諸夏未能為霸者之害是以桓公養成其晦至僖四年乃討而服之晉文之時楚人孔熾圍宋救衛與之爭盛是以未暇朝王先討于玉矣義或然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疏〕注楚無至霸事○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始有大夫也此書得臣與上四年書屈完同義皆爲詳錄伯事也上以大夫不敵君絕去其名故於其殺著之○注不氏至治也○校勘記出明當與君俱昭云鄂本昭作治○無也此此誤衍上二十六年左傳楚成得臣闘宜申帥師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爲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圍陳滅夔圍宋皆子玉事故知數道其君侵中國也傳又載蔿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驕蹇可知繁露滅國上云楚王髡託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又五行相勝云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帥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爲死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眾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按楚大夫有氏始成二年公子嬰齊

衛侯出奔楚（注）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無絕衛之心惡不如出奔重（疏）禮記祭統篇載孔悝鼎銘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此也○注晉文逐之○左傳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是雖衛人出君猶晉文逐之也○注不書至奔重○舊疏云立叔武是也叔武衛侯之弟故曰其次耳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是也惡不如出奔重者舊疏云言文公逐人之惡少於衛侯出奔之罪按謂文公立其次不絕衛故謂其惡少耳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癸丑月之十八日杜云踐土鄭地大事表云括地志熒澤縣西北十五里有故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去衛雍三十餘里熒澤今屬開封府史記注引賈云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則在河北非也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曰王有鄭地得垣雍穳漢志河南尹有垣雍城或曰古衛雍是衛雍爲鄭地在河南踐土近垣雍亦在河南矣一統志王宮城在開封府熒澤縣西北通義云此晉伯之始也盟不致者此文于桓也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據曹伯襄言會諸侯（疏）注據曹至諸侯○下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

後會也（注）說與會伐宋同剌陳侯不慕霸者反岐意于楚失信後會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盟日者諱也衞稱子者起叔武本無即位之意陳岐意于楚在二十七年（疏）

注說與會伐宋同○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彼爲本期而後書以剌不信故此後會亦以剌陳侯○注剌陳至後會○校勘記出剌諸侯云鄂本同宋本諸作陳此誤閩監毛本岐作歧下並同按作歧是也札云陳本與楚楚敗懼而臨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繁露觀德云陳侯後至謂如會○注會不至文也○桓之盟不致爲無危也晉文盟亦不致是以信與晉○注盟日者諱也○舊疏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而書日故解之而言諱者正以孔子諱之諱而不正故取其文通義云日者未若桓之信也○注衞稱至之意○舊疏云衞侯爲王伯所逐而立叔武叔武即是成君何不稱侯而作未踰年之君號欲起其本無即位之心故也無即位之心即下云文公逐衞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

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
始反衛侯是也杜預云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
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叔武衛侯之
弟未得從世子之法以其非王命所加使從未成君之禮故
稱子而序於鄭伯之下蓋皆文之意使然段氏玉裁禮儀
集云衛侯出奔使元咺奉叔武受盟而人守經云衛子經諸家
皆曰未成君按凡稱子者如其君之子奚齊宋子般子之
卒子野卒僖二十五年衛子僖二十八年定四年陳子與
此而九皆謂未踰年未成君也云二者皆謂先君之子
二十五年之衛子謂文公子也二十八年之衛子謂成公弟
也弟曷爲謂之子成公既奔楚適陳叔武攝位不稱君比於
在喪未踰年之君子聖人以其持大統也故曰衛子此亦可見於
爲人後者卽爲人子之禮矣通義云黃道周曰叔武非世子則
又無人君喪而子之何也以喪禮處之也晉立以爲君書侯則
無等也書名則沒其實故以喪禮處之若以君父奔楚之爲
哀痛也降服致敬以聽天子之命按成公出奔不得以喪禮
自處蓋叔武不欲卽位故以未成君之稱會諸侯也○注陳
岐至七年○校勘記云鄂本同監毛本于作於閩本誤如在
二十七年蓋斥楚人陳侯以下圍宋之役也按陳自齊
桓沒後不與中國會盟惟霍會有陳以楚子在會也

公朝于王所（疏）詩小雅吉日云天子之所又曰太叔于田云獻于
公所公所凡君在外指其所居則曰所猶後世之行

在所也史記衞將軍驃騎列傳云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詣行在所注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是也毛氏奇齡春秋傳禮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稱詩獻于公所孟子使之居於王所故漢制車駕所在曰所蔡邕獨斷曰行在所穀梁謂朝不言所誤矣襄王親至踐土經無明文而於此見之經之互可考驗如是止書公朝不及諸侯者言公則諸侯可知耳是也

曷爲不言公如京師注據三月公如京師疏注據三至京師○見成十三年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曷爲不言天子在是注據狩于河陽疏注據狩于河陽○即下天王狩于河陽是也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錄內也不書如不言天王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

疏注時晉至其義○舊疏云皆春秋說及史記文按史記晉世家云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敘事較略又以兩事爲一何氏蓋本之春秋繹文也通義云晉文慮無以屬諸侯上假天子爲重作王宮于踐土使王王執而受諸侯朝爲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但言朝于王所舉其可訓者而已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說苑敬慎云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至於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危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白虎通號篇云春秋曰公朝于王所于是知晉文之霸也按公羊以襄王出居于鄭至此未返以上下經考之良是踐土鄭地明晉文欲假天子命號召諸侯故就天子所居朝之復爲溫之會致天子於河陽以定王位蓋至是始回京師所謂求諸侯莫如勤王與○注不書至內也○舊疏云諸侯朝王不在京師亦是其惡但非大惡當所傳聞之世見在不錄之限是以特書公朝故隱元年往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猶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是也是則朝于王所非正特時勢不得不然

故猶在可與之數書王所又以見正臣無召君之義若皆就王朝然○注不書至之功○舊疏云春秋之例內朝言如外來言朝今此魯侯不言如反言朝者故云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也不言天王所以得正君臣見文公之功者所以隱元年書天王注云天子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于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然則稱王為正稱加天則非禮今此經書不言天亦是正君臣以見文公之功也通義云王所不稱天者與禮常名也覲禮曰伯父順命于王所射祭侯辭曰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言自楚者爲天子諱也天子所以陵遲者爲善不賞爲惡不誅衛侯出奔當絕叔武讓國不當復廢而反衛侯令殺叔武故使若從楚歸者復歸例皆時此月者爲下卒出也疏注言復至歸之○舊疏云春秋說文桓十五年傳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注名者至罪也○禮記曲禮云諸侯不生名是則春秋於諸侯有罪當絕者皆名此書名明衛侯有罪則歸之者在刺科矣○注言自至歸

者○傳疏云正以自者有力之文故言自楚得爲天子諱者若似自得楚力而歸然宋本子下衍之字疏同下傳云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下傳又云衛侯得反日叔武纘我終殺叔武是衛侯殺叔武事也衛侯殺叔武出於得反得反由於天子歸有罪故背自楚者爲天子諱也衛侯以王事得罪爲晉文所逐合絕天子歸之是失誅惡之義○注復歸至出也○舊疏云桓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下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是歸書時也其復歸書時者下冬衛元咺自晉後歸于衛是也而此月故知爲他事出也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宋襄亦背殯獨不爲齊桓諱者時宋襄自會之卒不日者賤其岐意于楚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款作款是也○注不書至恥之○宣元年傳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今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晉文之過也故不書葬以爲諱通義云謹案桓文春秋所善也若葵丘之致宋子溫之致陳子乃其末盡善者也令宋桓陳繆自如常文書葬則責伯

者之意不見故爲之諱其葬使若既葬而後會其子者爲愈文諱而實譏也○注宋襄至會之○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彼以宋襄往會葵丘非齊桓所遷故不爲桓諱移其諱於宋襄也所以爲宋襄諱者爲後有亶中國尊周室功足以除惡故也劉氏解詁箋云何君以傳唯云爲褒公諱知不爲齊桓諱又以傳於宋襄不書葬爲盈諱解爲功惡相覆宜加微封則過爲褒文非從實矣失之拔何意蓋以有功當得微封故其過宜覆而爲諱也○注卒不至于楚○大國之卒例書日此月故解之又以見上月爲此出也岐本有作岐者非岐意於楚見上陳侯如會下通義云款本篡立不當葬今爲文公諱去葬篡尚未顯故復略其卒日以見義按史記陳杞世家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大于御寇在宣之二十一年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則禦寇之殺宣公爲之無爲責款以篡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春秋無責奚齊文

秋杞伯姬來（疏）杜云莊公女歸甯曰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

疏 通義云秦稱人者小國無大夫也不以公會目之者伯者之會非公爲主不得從內錄穀梁傳無齊侯或脫差繆略云左氏晉侯下有齊侯則陸所見公羊本亦無齊侯矣按齊晉方睦有齊侯者是也左傳本有作邾人者誤石經左傳作邾子

天王狩于河陽疏史記注引賈逵云河陽晉之溫也杜云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穀梁傳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大事表云本周畿邑後歸晉謂之河陽古河陽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王申公朝于王所晉侯執衞侯歸之于京師服虔左傳曰河溫也班固漢書地理志袁崧司馬彪郡國志晉太康地道記十三州志河陽別縣非溫邑也大事表又云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武王會諸侯于盟津即此後歸晉謂之河陽杜預於此造舟爲橋名曰河橋一統志河陽故城在懷慶府孟縣西三十五里按河陽在今之孟縣即古孟津溫爲今溫縣在孟縣東今盟津移治於河之南矣統名南陽左傳上二十五年晉於是始啟南陽是也由孟津渡河五十里則至洛陽矣穀梁狩作守周易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釋文狩本亦作守孝經孝治章鄭注天子亦五年一巡守釋文守平又反本又作狩左傳釋文云狩本又作守是左氏經本作守而水經河水篇

引經傳並作狩與睦氏所見本同古書多借守作狩

狩不書此何以書（注）據常事也（疏）注據常事也○張氏尚瑗左傳析諸云左氏公羊皆以狩爲狩田而後儒多指爲巡守、按古者巡守朝會諸侯每兼田獵宣王車攻之詩是也傳云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正是會諸侯選車徒之事不與再致天子也（注）一失禮尚愈再失禮重故深正其義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疏）左傳是會也晉侯朝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又於上會于溫傳云諱會天王也三傳之義皆同史記孔子世家云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世賊子懼焉又周本紀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踐土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又晉世家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于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著春秋諱之也按朝王踐土事在上此爲再致史記渾言之知踐上亦實召王也左傳於踐土無召王之事直云作王宮于踐土杜謂襄王聞晉戰勝自往

勞之非也繁露王道云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又云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誅善其牧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是諱致言狩春秋之不誅辭也家語曲禮子貢問篇子貢問曰晉文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朝天子而已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春秋推見至隱注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類杜云晉實召王爲其詞逆而意順○注一失至致也○通義云再失禮重不復爲諱故著言天子在是然不可以斥言其致天子故加狩辭焉公羊古義云天子巡狩有朝諸侯之禮故尚書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馬融王肅皆云四面朝于方岳之下王巡守而朝之正也召王非正也故仲尼書曰天王守于河陽所以正君臣之禮所以諱致言狩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是也彼傳又云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注此魯子一說也溫近狩地故可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公以再朝而日言之上說是

疏注此魯至狩也○通義云此別一說言溫在圻內較踐土近致天子失禮尚輕故爲言狩以飾成其義爲禮諸侯狩不出近郊天子宜然溫在河北已越近郊尚在圻內故爲近杜以爲晉地非○注公以至悅也

○舊疏云正以上朝不日而下朝始日危錄內再失禮則知
此書狩者不與再致天子也故言上說是按朝聘例時此日
故據以言穀梁傳其日以
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
壬申公朝于王所〔疏〕包氏愼言云無月十月之九日也
其日何〔注〕據上朝不日錄乎內也〔注〕危錄內再失禮將爲有
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
〔疏〕注危錄至所惡○上十年注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此不必有善文故知爲危加
錄也通義云上與諸侯旅見此公特朝故從內事詳錄之穀
梁傳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故爲危○注不月至於月○通
義云不繫月者蓋閏月之日哀五年傳曰閏不書此反乙未
楚子昭卒是其據也古歷歸餘于終閏恆在十有二月月屬上
十二月無事故不繫月矣按穀梁傳曰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之行事爲
已傎矣此何氏所本故范氏注云以臣召君傎倒上下日不
繫於月猶諸侯不宗於天子然則此朝亦會溫諸侯盡朝爲
內錄故但書公穀梁傳獨公朝與諸
侯盡朝也是也孔氏謂此公特朝非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注〕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疏〕校勘記出伯討云唐石經原刻作執後磨改作此當從原刻作執矣○注此難至京師○校勘記云鄂本成下有公字稱侯而執者伯討彼稱晉侯故据以難以此傳當以作伯討爲是不得据下文執字改執

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注〕歸之者決絕之辭執于天子之側已白天子罪定不定自在天子故言已可知〔疏〕注歸者至可知○校勘記出決絕云鄂本次作決此誤又云毛本側誤側通義云已知天子罪之但歸之于京師徐治其罪耳後漢書李膺傳昔晉文公執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可知者罪由天子定故爲可知

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注〕未得白天子分別之者但欲明諸侯

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大竊雖未可知執有罪

當為伯討矣無罪而執人當貶稱人疏注未得自天子○通義云須歸于京師然

後知天子罪之否也罪雖未定執之當其罪縱天子有之不
失為伯討蓋必得天子分別之故罪定不定未可知其執之
者不能知也○注分別至子爾○此注明經所以分別歸之
于歸于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執人歸京師伯討也曷為
或作歸于或作歸之于一說歸之于者決絕之辭罪已定矣
歸于者非決絕之辭罪未定也一說歸之于者緩辭歸于者
急辭兩說孰是前說近之曹伯負芻殺大子而自立在成十
三年諸侯請討而晉人緩之至十五年始執之于會歸于京
師未可謂之急也蓋晉厲本無殺負芻之心晉文實有殺衛
侯之志既歸之京師旋寘深室危且急矣焉可謂之緩哉周官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謂先造訝
士後達士師如漢郡國讞疑來詣廷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
成告于正正聽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
告于王大司寇聽之于朝舉士司刑皆在王欲免之或王會
其期或公會其期然則歸于京師者疑則讞之未定之辭猶
周達士師漢詣廷尉歸之于京師者罪名定獄辭成恐王欲
免之猶必告王也蓋諸侯分土而治不得自治即不得專執
皆必斷之天子也○注大寇至討矣○禮記王制云諸侯賜

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鈇鉞者得專討矣彼疏引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也大惡雖未可知猶言罪未可定也雖未定如執有罪亦得爲伯討此衛侯有罪故也○注無罪至稱人○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之屬是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注據殺大夫書疏注據殺大夫書○通義云難當言衛侯殺其弟武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注據失兄意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疏通義云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以列于諸侯是與文公逐之同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疏言若叔武辭則必立其他未必能讓國於成令其得反故於是已立注故上稱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作爲是後磨改作於按於有爲義禮記郊特牲於其質也即爲其質也孟子離婁篇殆於不可即殆爲不可也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叔武讓國見殺而爲叔武諱

殺者明叔武治反衛侯欲兄饗國故爲去殺己之罪所以起
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疏）通義云時衛侯謀自楚復歸叔武
恐其爲晉所討故爲之請託于文
公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訟治于京
師解免使來歸與此治反義同故注云訟治治即訟也經義
述聞云治與訟義相近小司徒云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爭
疆界者即大司徒之有地治者也訝士凡四方之有治于士
者造焉者亦謂訟於士者也古謂理訟爲治訟亦曰辭訟小宰
曰聽其治訟謂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辭訟小治
小訟胥師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與此治字同義按治之辭
音同訟治猶訟辭也得相段借○注叔武至無道○春秋之
法許人臣者必使臣叔武讓國不見諒於君兄反爲所殺若
更書殺已其罪益著故錄叔武心而爲之諱叔武之賢愈明
衛侯之無道愈見
所謂志而顯也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
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疏）左傳曰衛侯先期入注不信
叔武又曰公子歂犬華仲前
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
罪也枕之股而哭之與此小異按彼傳又云衛侯與元咺訟
衛侯不勝若非衛侯有意殺叔武
何不勝之有明其因疑而殺也此晉侯也其稱人何（注）此

以伯討而何貶者言歸之于伯討明知坐他事故更問之疏通義云難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也○注此以王問之○舊疏云上四年齊人執袁濤塗傳云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然則此傳宜云此稱有罪何以不稱侯而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問其貶者正以言歸之于者罪定已可知卽是伯討明矣知稱人更有所爲故問其稱人之義貶曷爲貶注據他罪不見疏通義云天子雖罪之不得爲伯討者執之以其私也按衛世家云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于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孔義本此

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注春秋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文公惡衛侯大深愛叔武大甚故使兄弟相疑疏注春秋至使子○襄二十九年傳文彼注云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蓋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爲臣子之道文公但知惡衛侯愛叔武轉使叔武無以自處則臣子之道雖全兄弟之所以致疑也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注文公本逐之非故致此禍也逐之文不見故貶主書者

以起文公逐之【疏】通義云放者窮其所至之辭按孟子梁惠王篇放乎琅邪離婁云放乎四海注並云放至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放猶至也至有極義言充類極至殺母弟皆文公也○注文公至禍也○曹疏云上注文公以王事逐之而言非者雖王事不供罪不至逐而文公逐之疾惡太甚故以為非也論語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按舊以作字絕句非也注意謂文公弟欲逐之非有心故致此禍始與傳文放字義合○注逐之至故貶○經無逐文故書人示貶與稱人而執非伯討者殊○注主書至逐之○舊疏云其主書者即文公執衛侯之事也今執衛侯貶文公稱人見其失所是故貶以起文公逐之亦以經不見逐文故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有力焉者有力于晉也言恃晉有所已力以歸方難下意故於是發問【疏】注有力至以歸○穀梁傳曰自晉晉有奉焉爾○注方難至發問○傳疏云文公賢伯而有力於惡人似非其義故執不知問此執其君其言自何

【注】上元咺出奔晉而文公執衛侯知以元咺訴執之怪訴其

君而助之〔疏〕注上元至助之○通義云方仇衛何復為衛力救孔事未明傳義當如何解為叔武

爭也〔注〕解文公助之意以元咺為叔武爭訴以為忠於已而

助之雖然臣無訴君之義復於衛非也悖君臣之義故著言

自明不當有力於惡人也言復歸者深為霸者恥之使若無

罪〔疏〕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

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

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元咺歸于衛是為叔武爭文公

助之之事也○注臣無至人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咺以臣訴君逆倫悖理晉文助令復歸文公於是有惡矣今

律有干名犯義條凡子孫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

祖父母父母雖得實亦徒三年是也○注言復至無罪○復

歸者出惡歸無惡元咺之歸不得為無罪而書復歸故解之

通義云謹案元咺訴君而言復歸者春秋賢叔武未顯故為

之爭者直之直咺所以直武也若咺之罪下三十年有歸惡

文明故於此從無惡詞不嫌矣劉氏

解詁箋云言復歸者移惡於衛侯鄭

諸侯遂圍許〔疏〕穀梁傳遂繼事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注〉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名者與衛侯鄭同義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本無事不當言遂又不更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即時從霸者征伐也霸兵不月者刺文公不假武脩文以附疏倉卒欲服許卒不能降威信自是衰故不成其善〈疏〉注曹伯至當見○校勘記云浦鏜云自此下二十九字當在上文曹伯襄復歸于曹之下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曰曹伯之下注云則此注本在上經之下也又出名惡當見云鄂本見誤是按曹伯襄至圍許經文似為一節故注於圍許下名本二句截為二節故浦氏有此說其實無庸移也穀粱傳曰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是天子歸之也舊疏云天子歸之以得天子之命其罪可除故言復歸作入無惡之文上衛侯之下注云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不言衛侯而此處者言曹伯者正以文承元咺復歸之下辨嫌也按舊疏非注複言曹伯者為注有圍許下與元咺無涉且中隔諸侯遂圍許事也舊疏又云上二十一年宋公被執而歸經不書之故知執歸不書今書者其名之惡當須見之按與衛侯鄭同書名者上注云刺天子歸有罪曹

伯不可一罪言書名以絶之絶曹伯正以刺天子也○注本無予伐也○舊疏云謂何以不言曹伯遂會諸侯盟許正以言遂又不更舉曹伯皆是鼠疾之義故可以見悔過即時從罰者征伐也拔穀梁注云免之於未身未反國因會于許郎從反國之辭適于命是尚未復國即隨從闔許故善其能悔過○注霸兵至其善○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以不于修伐鄭注月者善諸侯征突錄義兵上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義兵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下伐齊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是霸功宜月此不月故解之舊疏云正以上文溫之會許男不至是不慕霸者而從於楚故因而服之卒不降者正以二十九年書公至自圍許作不得意之文故也解詁箋云不月者與上王申同月上已去月不能復出非刺文公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三終

子汝棻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公羊義疏三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九年盡三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疏杜云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大事表云後入于齊今萊州府膠州南七十里有介亭水經注膠水篇膠水又北逕黔陬縣故城西袁山松郡國志曰縣有介亭地理志曰古介國也春秋介葛盧來朝此也寰宇記東陬城在密州諸城縣東北一百十里古介國也一統志黔陬故城在萊州府膠州西南穀梁傳介國也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疏杜云葛盧介君名也穀梁傳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禮記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知此微國故止名也何以不言朝注據諸侯來曰朝疏注據諸至曰朝○隱十一年傳文不能乎朝也注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

以禮義疏注不能至讓也○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注進稱至禮義○舊疏云正以下三十年介人侵蕭不名故知此稱名是其進按莊五年郳犂來來朝亦未得爵命而稱朝蓋行朝禮者此與襄十八年書白狄來同彼穀梁注云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是也繁露玉杯云志為質物為文文著于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甯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

公至自圍許疏注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明此不得意也不得意見前年遂會諸侯圍許下注刺文公者是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注文公內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霸功之廢於是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翟泉按穀梁亦作翟杜云翟泉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狄

翟字通水經穀水篇注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色者止焉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之地陸機洛陽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翟泉所在不得於太倉西南也大事表云鄭氏曰狄泉本在下都城北城成周時乃繞狄泉于城內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始入于成周此時狄泉與成周猶爲兩地水經注引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今大倉西南池水名翟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長安城成周乃繞之杜氏欽韓云周是時都于王城漢河南郡之河南縣也故得盟于翟泉若敬王遷成周即漢之洛陽狄泉在城中非可爲會盟之地矣按未城成周之前狄泉亦不在成周城內孝繆略云公羊作公會按石經穀梁亦作公會左氏經無公字按彼傳云公會王子虎以下盟于翟泉又云鄉不書非之也並不言不書公譏則左氏經當有公字無者公脫漏耳杜以爲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非也○注文公至會之○左氏以王人爲王子虎皆人之屬爲狐偃公孫固等按所傳聞世大國有大夫此稱人故知微者說苑敬慎云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誅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帝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

侵蹇侵亡通義云告何以稱人公會大夫之辭也韋昭左氏爲說○注月者至於是○舊疏云正以月非大信之辭也

秋大雨雹（注）夫人專愛之所生（疏）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陽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能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又云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注夫人至所生○蓋與西宮災同義五行志劉向以爲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子政習穀梁故與此小異御覽引考異郵云僖公二十九年季秋昭公三年冬並大雨雹時僖公專樂齊女綺畫珠璣之好掩月光陰陽凝而爲災異昭公事晉陰精用密故災何氏與春秋說同也吳嘉禾四年七月雨雹與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同占說者謂僖專任公子遂猶孫吳專任呂壹寵任亞于公子遂抑或然乎此惠氏士奇說按此古本之劉向

冬介葛盧來（注）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不稱字者一年再朝

不中禮故不復進也【疏】注前公至來朝○上經書公至自圍許在介葛盧來下故加公聞許不在也左傳於春介葛盧來云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上年因會而聞也彼傳又云以未見公故復來朝○注不稱至進也○嫌再朝內宜再進稱字也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諸侯相朝亦以五年近得正宣公九年如齊加錄書月是也所謂朝罷朝也一年再朝非禮故無善文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注】據歸在下道殺也注時已得天子命還國於道路遇而殺之坐之與至國同故但稱國不復別也言及公子瑕者下大夫別尊卑【疏】注時已至別也○通義云衛侯在道使人殺咺而後入故從君殺大夫辭也史記衛世家云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左傳曰公爲之請納玉於王

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又曰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詳賂不同率皆得天子命未至國而殺元咺也按道殺似謂衛侯在道遣人殺之何謂於道路遇而殺之未得其實坐之謂坐專殺也○注言及至尊卑○穀梁傳及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通義云瑕者元咺所立不成爲君故以咺累之也史記謂衛君瑕出奔誤

衛侯鄭歸于衛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注〕據未至而有專殺之惡與入惡同〔疏〕歸者出入無惡之文此衛侯出入俱不得無惡而曰歸故難之○注據未至惡同○舊疏云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今此衛侯未至而專殺故宜與入惡同不合言歸

歸惡乎元咺也〔注〕衛侯歸殺無惡則元咺之惡明矣〔疏〕注衛侯主明矣○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則不書葬成十年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同等是此衛侯出歸與元咺出入一事如衛侯殺元咺爲無罪大夫衛侯當書入以見義此書歸明衛侯無惡元咺惡矣

曷爲歸惡乎元咺〔注〕據師還〔疏〕注據師還○莊八年文彼傳云還者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則彼爲歸善于師歸惡于君此歸惡于元咺不歸於衛君與

彼義違故據以難也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注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元咺自晉復歸于衞恃晉力以歸是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公羊殘碑後云三十年言君出則已入然則熹平石經不與何本同故舉其異者言之○注晉人至是也○並見二十八年彼傳云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有力焉者有力於晉也言恃晉有屬已力以歸即此見咺罪君入則已出注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元咺出奔晉是也疏注衞侯至是也○亦見上二十八年以爲不臣也注故不從犯伯執爲天子所還言復歸從出入無惡言歸以見元咺有出入罪衞侯得殺之所以專臣事君之義名者爲殺叔武之惡天子歸有罪也執歸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疏正以元咺不臣故衞侯得從出入無惡言歸不從出犯伯討爲出有惡今爲天子所還爲入無惡書復歸也○注以見至之義◉包氏愼言云此爲懟君者懲也君天也與君爭曲直是無天也元咺以不臣論誅明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閒也○注名者至罪也○校勘記出之惡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之字

此衍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注亦無之字諸侯不生名此書名者君殺無罪世子母弟合絕又以見天子歸有罪與二十八年書衛侯鄭自楚歸于衛同意○注執歸至當見○解此主書衛侯鄭義也上執歸不書名爲叔武諱又當書名以見惡故於其歸也書之互文見義也

晉人秦人圍鄭疏稱人者非伯討據左傳爲晉文修不禮之怨故

介人侵蕭注稱人者侵中國故退之疏注稱人至退之○決上二十九年來稱名爲進之故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云蕭地近宋而宣十二年楚人滅蕭當是宋附庸國按介去蕭絕遠蕞爾戎夷稱師寇侵略諸華故貶稱人退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注與葵丘會同義疏注與葵丘會同義○見上九年彼注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任也此宰周公而下聘諸侯知亦爲不勝任穀梁傳云天子之宰通乎四海亦與葵丘會傳同按春秋於王世子出會三公會諸侯出聘皆譏所以尊尊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大夫無遂事〔疏〕白虎通爵篇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按公卿士皆一字者公職大尊重無之適四方事卿亦大夫士卑故也

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注〕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師而横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當絕之不舉重者遂當有本〔疏〕通義云政主也義如今日之事我爲政遂本受命聘周在道自生事聘晉此政遂大夫之始是以不謹而錄之如晉非君命而從內使文者言遂則生事已見故不嫌也何氏謂不得爲政爲不從公政令按孔義亦通○注時見至聘晉○釋文撟居表反又作矯漢書燕王旦傳方今寡人欲撟邪防非師古曰撟正也撟與矯同其字从手是撟矯通矯託也○注故疾至絕之○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之在專下誤也繁露精華云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甯無危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詭死奉使篇亦云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又尊賢云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

之患也風俗通十反云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也○注不畢至有本○遂者繼事之辭必有所本故不得畢重也穀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彼注引何君廢疾曰大夫無遂事按宣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鄆君釋之日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尊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牢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君公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廝之於此乎劉氏申何云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戎四日之間不能再出而兩書公子遂以後之奉命正前之專命故加日以表之春秋非爲尊周而作故朝聘與言如與諸侯同文豈得云叛乎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遂卒弒子赤季孫宿遂卒遂昭公見微知者爲篤也戒也穀梁不傳斯義動成燕說鄭氏從而爲之蔽夫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矣按何氏此意極爲嚴正鄭氏必欲入室操矛故爲劉所駁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疏）左傳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注濟水自滎陽東過昏之西至樂安入海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春秋分曹地東傅于濟濟水自是東北流出鉅野其一水東南

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又瓠子河篇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大事表云禹貢濟水東出于陶丘北鄭氏曰曹在濟陰定陶是在濟水之南其地夾於魯衛之間曹在衛東魯西在曹東故在曹則曰東傅于濟而杜注則曰濟水過魯之西也曹魯分境之檮在鉅野壽良須昌之間鉅野縣今分屬曹州府壽良即今兗州府壽張縣須昌在今泰安府東平州今濮州府治即古曹國與魯之東鄆鉅野相接所爭濟西田蓋在此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水經注菏水東逕重鄉南左傳臧文仲宿于重館者也菏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為濟上邑也城有臺高二丈許其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菏水也是曹與魯境相接在菏濟二水之間今分曹田傅于濟蓋過重鄉以南矣

邑乎取之注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疏注以不至叛邑○舊疏云昭元年三月取運傳云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云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月者為內喜得之故書月也此不月知非內邑故詘之也

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注據取叢言邾婁田也疏注據取叢至田也○見下三十三年按彼無邾婁田事疑此涉上取濟西田而

衍 諱取同姓之田也注同姓相貪利惡差重恥差深疏注同姓至差深○隱四年注云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是取邑皆貪利此取同姓田故惡愈重恥愈深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注據伐同姓不諱卽有兵當舉伐曹下日若甲戌取須朐疏注據伐至須朐○文七年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注使若公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若有兵伐曹宜書公伐曹下書某月日取齊西田矣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下誤不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注班者布徧還之辭疏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注二十八年晉侯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昭四年左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田義亦同按左氏以濟西田實是曹地非公羊義○注班者至之辭○校勘記云鄂本偏字空缺按釋文作布徧經注本皆作布還此合併爲一爾雅釋言云班賦也注謂布與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左傳襄二十六年班荆相與食注班布也書堯典班瑞于羣侯義亦同國語晉語云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注班徧也通義云班者有差等而徧分之辭也尊非其有曰取占廣其界曰侵晉侯執曹

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注）據晉還之得爲伯（疏）注據晉至爲伯○舊疏云即上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也何者朝侯以執伯討之文然此傳云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以正指上二十八年執曹伯以畀宋人之文言晉還之者謂執曹伯而還諸侯之田矣按何意晉還之得爲伯討則魯取之無所嫌其諱矣久也（注）魯本爲霸者所還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復得故當坐取邑（疏）注魯本至取邑○校勘記出不應以得云鄂本以作復此誤宣元年疏引此注此本閩本皆作復通義云晉班曹田在二十八年距此已久事不相承若云取濟西田于曹直似我取同姓之田不顯伯者所班故諱不言曹使遠蒙晉侯執曹伯爲文足以相起也解詁箋云當時取之亦坐取邑如纂戕書取故陽田亦不言取之齊也此重在同姓故爲爲久之文深諱之輕重之旨也傳解詁似失之按此爲晉侯所班彼爲乘勝脅齊求賂恥甚故雖當時坐取邑然與此辭同義異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疏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是三卜也四卜即此經及襄十一年是也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疏禮記曲禮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注据俱卜也求吉之道三注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疏注三卜至三卜○禮記曲禮云卜筮不過三疏引王肅云禮以三爲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又引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爲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惟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逆有從故至三也此惟用一故不至三也正義又云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得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惟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禮不卜常祀是常祀

不卜也襄七年左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郊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云魯郊博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也何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月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或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說同與何休義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元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箴膏育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啟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駮異義引明堂位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于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按鄭氏曲禮注云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正用公羊義何氏定十五年注謂已卜

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但論魯郊一時故事耳非謂五卜郊合禮也與此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亦合春秋凡四月郊皆非禮故舊疏云三卜是禮理不應書襄七年三卜郊何以書正以魯人之郊博卜三正襄七年乃在周之四月以其不時是以書也是也蓋魯之正郊在建子月明堂位所載是也所以避天子也周圜丘之祭在子月故郊用寅月三王同也所謂敢贅而郊也周郊不卜魯郊卜舊疏云三卜禮是魯禮若天子之郊則不卜以其常事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爲之凶則巳之是也故子月不吉卜丑月丑月不吉卜寅月寅月吉不吉則止至卯月皆四卜也故春秋譏之不從則不郊而書之者爲猶三望故也諸家唯與左氏禮不卜常祀之說殊耳崔氏三禮義宗自論天子三筮三卜之常與此經三卜四卜之義異也然如何氏此注則每卜皆三三卜之中觀其從逆之多少以爲吉凶盖卽洪範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與然則傳文求吉之道三與上傳三卜禮也之三卜各自爲義不相涉也

禘嘗不卜郊何以卜〔注〕禘比祫爲大嘗比四時祭爲大故据之〔疏〕御覽引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贅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按曲禮疏引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

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又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視學鄭亦不以記文為譲蒸從古周禮說也繁露郊祇云百神之祭不卜而郊卜郊祭最大也按周禮大神大示有卜日之說然如圜丘方澤皆用二至郊用上辛皆不卜日也四時迎氣在四立之先三日亦不卜日惟九月明堂大享齊或須卜日耳其祭大示則無文以言之通義云夏祭為禘秋祭為嘗祭統曰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皆重祭故舉以相難也禘嘗不卜非不卜也但據春秋無卜文也以禘為將祭非何義然周人以禘為大祭夏祭改名礿矣○注禘比祫為大○王制疏云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為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為大祫為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云吉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從者以公羊為正逸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祫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按何氏說公羊則以禘大祫小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明比各祭為大故禮疏引孫炎等注皆以禘為五年大祭

且經傳凡大祭皆稱禘祭法之禘黃帝禘嚳謂圜丘大祭也大傳之禮不王不禘謂夏正郊天也故宗廟大祭亦稱禘祭義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又中庸傳以禘嘗之義與郊社之禮並舉知禘比祫爲大矣文二年傳以大事爲祫者以祫亦大祭非必專以祫爲祭之大也舊疏云禘之與祫雖皆大祭但禘及功臣於祫則否故以禘爲大○注嘗比至爲大○禮記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禮家多以嘗禘與郊社並舉而郊特牲篇首亦先言郊社稷次言禘嘗禘祫同爲宗廟大祭而禘大於祫礿祠烝嘗同爲四時常祭而嘗大於礿祠烝以秋時百物告成故其祭較三時爲特盛也

卜郊非禮也注禮天子不卜郊〔疏〕注禮天至卜郊○御覽引異義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禮天神享人鬼祭地祇率執事而卜古春秋左氏說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按春秋禮記皆以郊用上辛惟書召誥三月丁巳用牲于郊左氏說謂郊以正月上丁蓋據此周三月夏正月也故南齊書禮儀志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丁亦可以接事天神與天子郊有常日故不須卜也通義云卜禘嘗得禮故不書卜郊非禮乃書然禘亦成王特賜與郊祭同得以郊非禮禘得禮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

不卜郊

何以非禮【注】據上言三卜禮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旣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尊【疏】注以魯至卜爾○以魯郊非諸侯常禮故卜爾非謂魯郊失禮也郊爲成王所賜何非禮之有故舊疏云三卜禮謂是魯禮若天子之郊不卜以其常事但以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爲之凶則已之御覽引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郊從乃郊不從則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按天子郊亦用辛見郊特牲通義云謹案周禮以冬日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配以帝嚳謂之禘又以夏正正月上辛祈穀于上帝配以后稷謂之郊禘郊皆有常日故不卜也魯不敢效天子日至事天之事故用郊禮而援禘月轉卜三正與周禮殊康周公得有此祭耳非常禮也魯郊雖非禮成王賜之魯公受之有自來矣非八佾兩觀之比故不譏譏其牲卜失禮者而已齊

氏召南考譏云凡春秋書郊皆非禮也於非禮中又有失禮此為異耳公羊之說精於左氏繁露郊祀云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又云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他物○注昔武至之德○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又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大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詩魯頌譜云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又閟宮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明堂位又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是其攝天子制太平事也周公制禮攝政鄭氏與諸家不同鄭以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十二月喪畢成王即位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黨與故金滕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有雷風

之與迎周公而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明年誅武
庚管蔡又明年自奄而還四年封康叔成王年十八明年營
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焉王肅等以
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故詩疏引金縢註云文王十五
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
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
稱元年周公居攝稱元年遭流言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
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
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成王即位時十三攝政七年成王
年二十偽孔傳同詩鴟鴞傳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則
無避居之事應同王孔之說何氏此法亦言成王幼少周公
居攝明即位時即攝位不必俟東征後或與王肅等同也王
肅亦必有所受或即班固賈逵舊說耳白虎通封公侯篇周
公身薨天為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
天所與也論衡感類篇開匱得書覺悟泣過決以天子之禮
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漢書梅福傳昔成王以
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變又儒林傳谷永上疏
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得正後漢書周舉傳詔問曰
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
為之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
公有請命之應暨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後漢孝
靈紀張奐上疏曰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

木折樹成王發書咸悟備禮改葬天乃立反風樹木盡起按書金縢云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又云昔公勤勞王家惟子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似風雷金縢之變在周公未沒之前與此殊者後漢書注引洪範五行傳云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竊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中命爵郊而天立復鼠雨禾稼盡起漢書注引書大傳又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周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子不及知乃不葬於周而葬于畢示天下不敢臣通鑑前編引書大傳又云所以明大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周公成王之間故無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然則今文尚書以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以王禮葬賜魯郊均在啟金滕後與今文春秋同也史記稱世家亦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大朝服以閒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史公亦從安國問故則古文尚書

家亦同此說也繁露郊事對云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故成王令魯郊也禮記禮運云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注僭禮之君也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疏云則堂云夏曰醆殷曰斝是先王之爵也魯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用郊天故知唯魯與王者之後用之然則二王之後得郊天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魯以周公之故特賜以郊故春秋以爲非禮也謂非諸侯之正禮非謂魯不宜郊也○注非正至免牲○正以天子郊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正故卜下於天子也三卜者兩卜三次謂用止正二三月也月各一卜無論何月吉則用之三不吉則止故免牲○注謂之至意也○禮記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何氏所不取郊交疊韻爲訓穀梁傳注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本此爲說繁露郊祀云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子也天之所使也天已子之天已使之其問不可以接天何哉○注不言至斥尊○穀梁傳注云不言郊天者不敢斥尊也僖疏云欲道禘于太廟于莊宮武宮之屬皆斥尊言之若然乙亥嘗己卯烝之屬又不斥言者以是時祭于太廟小於禘故也按時祭徧及羣廟故不可斥也其禘于莊公之屬非禮記時祭之禘且各有所爲也

魯郊何以非禮〔注〕據成公乃

不郊惡之〔疏〕注據成至惡之○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天子祭天〔注〕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於南郊者就陽位也槀席元酒器用陶匏大珪不琢大羮不和爲天至尊物不可悉備故推質以事之

〔疏〕注郊者至於郊○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繁露郊義云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又云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也通典注引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郊祀荀子禮論篇郊止乎天子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鉅宜小者小通義云謹案禮三本曰郊止天子社至諸侯道及士大夫此言天之道尊地之道親尊則祭其尊者卑則祭其親者禮經多天地社稷帝稱諸侯不得祭天故天子以郊祭爲至重繁露郊祭云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是也○注於南至位也○校勘記云郊本於作居此本疏標起訖同當據正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

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注日太陽之精也通典注引匡衡等奏亦云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注祭席至事云之本○校勘記云何校本稾作稾从禾是也又出大珪不瑑云鄂本同閩監毛本瑑作瑑非疏同釋文亦作瑑又出推質云鄂本同閩監毛本推誤惟舊疏云皆出禮記郊特牲文按彼記云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太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瑑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又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後宜注尚質貴本其至明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稾席者禮記禮器云而稾鞂之設注穗去實曰鞂三百里納鞂服稾鞂除穗粒取稈稾爲席也元酒者禮運云元酒在室正義元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元太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元酒謂用陶匏者郊特牲疏云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籩之屬故周禮旊人爲簋匏謂酒爵大圭不瑑者禮器作不琢注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誤也太羹不和者禮器疏云太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太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是也續漢志注引援神契云燔燎埽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

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諸

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上祭其先祖（疏）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注土謂社也○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風俗通祀典篇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漢書郊祀志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哭氏經說拔土地聲轉土之於地猶火之於娓貨之於賄古今字也故經傳多以土對天易麗乎天麗乎土詩溥天率土與此傳皆是公羊禮說云傳不言社而言土者公羊之說不取左氏句龍爲后土祀以爲社也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孝經說社者土地之神白虎通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則此不言社而言土土者指凡土而不指句龍鄭康成曰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若王肅馬融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然皆人鬼也而非地神鄭駁異義曰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弃不得先五岳而食鄭氏說諒矣足以破許說之謬益土是本名神之爲社傳言土者據本名也漢尙以夏禹配官社所配之人鬼可以任其推遷而五土之神終不可易孟子所謂變置社稷亦指所配之人耳○注諸侯至於社○舊疏云欲道與郊爲非禮之義也對五祀宗廟則社祭爲重○注卿大至先祖○禮記曲禮云大夫祭五祀歲偏士祭其先白虎

通五祀篇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漢書郊祀志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尸子仡王之祀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廟也若然祭法云大夫立三祀者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注王制五祀是有采地者按曲禮注較安夏殷禮質周文有等威之辨降殺以兩則大夫不得同諸侯五祀故減去司命中霤適士又減去族厲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也

天子有方望之事〈注〉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疏〉方注望至六所○方望謂四方所望也舊疏引舊說云四方羣神是爲四也通日月爲六星是五星爲十一也辰是十二辰爲二十三風伯雨師爲二十五五嶽爲三十四瀆爲三十四餘小山川爲二是爲三十六所漢書郊祀志曰王莽引周官大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大宗伯云四望謂日月星海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通義云言通乎四方也周禮兆

四望于四郊按注言四方羣神言其凡日月星辰以下其目也日月星辰以下即四方之神天子郊天時望而祭之故周禮即以四望括之四方羣神不在三十六所內夫日羣則每方不止一神矣舊說誤無所不通注盡八極之內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故得郊也疏注盡八至郊也○正以極至也盡四方之所至故天所覆地所載無不包也爾雅釋地有四極彼謂四方極遠之國其實猶未盡極也分言之八極總言之四極同也詩文王云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四門四出何以通四方也大戴禮虞戴德云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唯天子乃能達四方故無所不通諸侯則殺亦如天子周城諸侯則軒城天子宮縣諸侯則軒縣天子祫四時之祭諸侯則不祠則不礿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祠皆闕其一祭也此天子有四望之祭諸侯止三望亦猶是也郊祀志云天子祭天下名大山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無所不至嶽瀆舉其大也

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注故魯郊非禮也疏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者則不祭禮記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又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郊祀志云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爾雅釋地梁山

晉望也又禮記禮器云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左傳昭七年韓宣子曰並走羣望又昭十三年左傳楚共王大有事於羣望謂此屬也說苑君道篇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又見哀六年左傳明河非其封內山川也風俗通怪神云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恭非其鬼而祭之謟也不過其望卽不出封內也通義云若晉望梁山楚望江漢睢漳是也諸侯所祭唯封內山川而已無方望之事也穀梁注引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此專指魯言○注故魯郊非禮也○通義曷云魯之望亦非禮按魯止望祭其封內山川不得云非禮

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疏〕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故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

免牲禮也〔注〕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元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疏〕注魯卜至免之○正以天子不卜郊故專指魯言也○注禮卜至南郊○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元端奉

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注元端黑衣拔神之道元黑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淮南子齊俗訓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義亦同此穀梁哀元年傳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又曰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公羊無此義○注明本至天牲○成七年傳不免牲故言之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

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注養牲不謹敬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為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大牲不當復見免但當內自省責而已

疏哀元年穀梁傳曰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向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甯有按彼傳未牲曰牛卽哀元年之改卜牛定十五年之牛死改卜牛當元年之改卜牛成七年之改卜牛是也傷日牛則定十五年之鼷鼠食郊牛哀元年之鼷鼠食郊牛角宣三年之郊牛之口傷成七年之鼷鼠食郊牛角又乃免牛是也傳以傷者曰牛別乎今者曰牲其未成牲曰牛從可知也○注養牲至名之○校勘記出養牲不謹敬有災傷云鄂本宋閩本同監本剜改有作致毛本從

之按作致是也禮記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滌牢中所投除處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讀爲樴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牧人云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益牲中選者牛人入之牧人臨祭時牧人授之充人充人繫養之三月一時節氣成此養牲之節也左傳牛卜日曰牲注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謂在滌三月無災者故尊而異之也不謹而災傷天神不享則仍其本稱牛也通義云養牲不謹致有傷而免之失敬事之禮故言免牲者不譏言免牛者譏也牛得卜曰牲牲傷不可用乃復名之曰牛○注非禮至而已○校勘記出非大牲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天是也上文所言天牲穀梁傳言免牛亦然與公羊義乖按既不成牲天之所棄仍元衣縲裳放之南郊何爲故但自省責而已繫露順命云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祭也是則省責之義也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泰作大下同按釋文作太山云本亦作泰今本當據此改周禮疏引異義謹案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

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
山川故言凡三望按左傳望郊之細也疏引賈逵服虔以爲三
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與許說同毛詩疏引鄭駁異義云昔
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竟內所不及則不
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
竟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陳氏
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竟所不及說
者咸失其義康成駁異義獨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
即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于青州地兼
跨兗徐徐尚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
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
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
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
相僮取慮皆魯分也康成本此按此下云河海潤乎千里以
其通氣致雨潤澤所及故亦秩而祭之蓋又不在竟內山川
之限矣通義云北望泰山西望河東望海南不及淮者闕其
一方以下天子是也蓋望爲祭羣神之通稱白虎通封禪云
望祭山川祀羣神也魯祭泰山河海故止三望耳竟與望于
山川徧于羣神詩疏引鄭注望者祭山川之名徧者以尊卑
秩祭羣神若邱陵墳衍之屬欲對文故望與徧異其實山川
之神亦以尊卑秩祭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之屬是
也又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

人祭河疏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也曷爲祭泰山河海注据郊者主爲祭天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注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疏○注此皆至及之○說苑辨物篇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廣博故視三公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博物志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通纂助化位相亞也○注秩者至所宜○書堯典望秩于山川公羊疏引鄭注秩者徧以尊卑秩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是卽隨其尊卑高下之義也說文豊部豑爵之次弟也引虞書曰平豑東作豑

正字秩段借也○注禮祭至大夫○舊疏云皆王制與禮說文穀梁疏引稽命徵云祭天牲角繭栗社稷牛角握六宗五嶽四瀆之牛角尺禮記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舊疏所謂王制及禮說文也二者相兼乃備王制注云握謂長不出膚蓋社稷次于天地故與宗廟同六宗五嶽四瀆與大夫賓客同其餘山川則舊疏云小山川之屬但牽牛而已所謂視卿大夫也按詩疏引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禮郊特牲疏引云山川五嶽之牛角尺禮器疏引云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穀梁疏引云郊天牛角繭栗三望之牛角尺皆爲稽命徵語小異也王制注云視者視其牲器之數疏引書大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按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太牢祭亦太牢籩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察云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皆與子男同今此云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則嶽瀆無異不別公侯伯子男則以諸侯同而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側三公尊於諸侯書大傳夏傳又云四瀆視諸侯小者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並與周禮不同王制疏云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

據異代法也然則何氏所據或亦非盡周禮與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詩有捄其角毛傳社稷之牛角尺疏云王制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疑與賓客同尺也志祖疑賓客或即社稷之謂薦祭字貫下三句也賓客不得言祭文禮器牲不及肥大正義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亦可證然繁露郊事對引王制亦作賓客之牛角尺下云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按以牛角大之則四望山川卑於社稷而禮器述諸神獻數則社稷五祀在三獻四望山川在五獄又周禮司服絺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祭四望山川在社稷上者禮記疏引熊氏云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稷之類直以功見其實卑也以是地別神故不爲尊也義或然也

○注天燎○爾雅釋天祭天曰燔柴郭注既祭積薪燒之禮覲禮日祭天燔柴禮記祭法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積薪于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天也說文示部祡燒柴燎祭天也引虞書作祡又火部寮祡祭天也柴與柴同此齎故燒柴祭曰祡自虎通封禪篇燎祭天報之義也書堯典至于岱宗柴柴卽燎故禮記注引鉤命決禮記疏引斗威儀並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是也詩大雅棫樸薪之槱之箋云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

雨師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
芃棫樸薪之槱之伎大宗伯所記總釋祀天神之禮爾雅曰徂
釋祭名祭法專指祭天祈歲常禮觀禮掘鄭注引郊特牲曰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
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蓋皆燔柴也○注
地瘞○釋天曰祭地曰瘞薶注既祭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
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云瘞者騂也既祭騂藏地中
也祭法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疏謂瘞稽埋牲祭神州地祇于
北郊也周禮司巫云凡祭祀守瘞注瘞謂若祭地示有埋牲
玉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求畢若有事然爾雅釋言云瘞幽也
鄭注禮運云埋牲曰瘞埋於地尚幽故謂之瘞也又周禮肆
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鄭司農云大祀天地蓋祭天則燔
柴加牲玉祭地則埋牲玉焉覲禮云祭地瘞鄭注云柴為祭
日則祭地以瘞者祭月也則與爾雅祭法文同而義微別周禮
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
疈辜祭四方百物注陰祀自血起故書疈為罷鄭司農云罷
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元謂祭山林曰貍川
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疈牲胷也疈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
明地示之屬皆取藏於幽陰也埋牲蓋先磔而後埋與○注
日月星辰布○釋天云祭星曰布郭云布散祭於地釋文引
李巡云祭星者以祭布露地故曰布埤雅引釋名云祭星曰
布布取其象之布也舊疏引孫炎又云既祭布散於地似星

布列也按祭法云幽宗祭星也注宗當爲禜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又云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注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月壇也日月星辰天神故築壇以祭布者其祭之形蓋日月亦布象日月之麗乎天也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亦燔柴用牲矣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知郊天並祭日月也○注山縣○釋天曰祭山曰庪縣注或庪或縣道之于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邢疏引李巡注云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庪置几上遙遙而眡之若縣故曰庪縣又引孫炎云庪縣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縣是也觀禮云祭山丘陵升賈疏升卽庪縣也大宗伯於祭山林川澤曰貍沈注祭山陵曰埋然則觀禮之升卽縣大宗伯之貍卽庪各舉其一也○注水沈○釋天云祭川曰浮沈注投祭水中或浮或沈覲禮云祭川沈疏言沈不言浮者文略也大宗伯注祭川澤曰沈書大傳云沈四注鄭注沈祭名襄十八年左傳沈玉以濟昭二十四年左傳子朝以成周之寶圭藏於河定三年左傳執玉而沈皆謂沈玉以祭也夏官小子云凡沈辜侯禳飾其牲注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則祭川牲玉並用矣益牲玉投水則沈故祭名沈爾雅名浮沈者對祭山曰庪縣成文物必先浮而後沈有或浮或沈之象故也胡氏培翬庪縣浮沈解云承詢爾雅庪縣浮沈之義謂庪縣不當訓爲埋庪當與禮縣閣庪食同義按尊見甚確玉篇云庋閣也庪同庋引祭山曰庪

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鄭志引疑爾雅文雜不可據以難禮周禮賈疏庪縣為異代法皆非爾雅祭地曰瘞薶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沉儀禮云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瘞周禮云以狸沉祭山陵川澤按瘞埋是以牲玉埋藏於地中庪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曰祭山以黃王以璧庪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其牲幣于山林中其說良近之蓋古者祭山之法先庪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臚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多言肆瘞注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狸藏之此先陳後狸之證庪縣蓋旅陳之義祭山先庪縣而後埋故亦謂之埋對文則祭地為瘞埋祭山為庪縣有異散文則通惟祭川是以牲玉投置水中不得名埋故名浮沉或名沉凡以物入水通謂之浮沉詩云載沉載浮舟浮物亦名沉可見浮沉無定梅或徵分牲為浮玉為沉非是周禮小子職沉辜侯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沉謂祭川則牲亦言沉也祭川或言浮沉或言沉猶爾雅祭地曰瘞埋儀禮云祭地瘞文有詳略而義不殊儀禮祭山丘陵不云庪縣而云升者對沉言之且兼明就祭之義其實名異義同周禮止云祭山林川澤無祭地之文故祭山林亦通謂之狸此三經詳略異同之義謂爾雅庪縣為即周禮之所謂狸固非而以周禮疑爾雅亦非也按胡氏謂先陳後狸其說精確不然則與祭地之瘞狸何異不燒而埋者為地祇故也以別乎天神○注風磔○釋天云祭風曰磔郭云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

象舊疏引李巡云祭風以牲頭蹏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孫炎云既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鄭司農注大宗伯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又注小子云辜謂磔牲以祭也引月令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賈疏大宗伯云此畢漢法以九磔辜爲磔之義也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卻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封禪書秦德公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蠱按於文皿蟲爲蠱蠱生於風之桼制是祭風之制也後鄭大宗伯注云臨磔牲胸也臨磔而磔之謂磔攘及蠟祭蓋當時臨磔牲體皆從胸臆解析之月令於季春云磔攘又十二月大儺時亦磔攘蓋磔牲以禳去惡氣猶磔狗以止風也○注雨升○舊疏云無文何氏更有所見公羊問荅云問雨升果無文乎曰舞名有此文祭雨曰升祭星曰布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徐特未之見耳按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飌師雨師蓋燔燎而煙氣上達故謂之升與禋祀實柴互文見義爲○注燎者至燒之○禮記疏引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三最義宗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後行正祭又云凡祭天神有二玉禮神者訖事卽收祀神者與牲俱燎今國家郊祀天地祀神之玉常用禮神之玉則無論下有司求良玉造蒼璧黃琮等九器訖則藏之其燎玉依常制從之禮神之玉卽大宗伯之蒼璧以事天黃琮以禮地又典瑞之四圭有邸以事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者也其燔柴之玉則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

牲其實肆師所共不獨升煙瘞埋之玉帛牲亦兼有禮神之玉帛牲也大宗伯注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焉書有彝文引馬融書注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蓋大宗伯之煙祀實柴槱燎大同凡祀天神皆積柴燔之上加牲體其玉帛或有或無也其祭圜丘方澤南北郊則牲帛俱有其七體者舊疏云即少牢之肩臂臑膊胳正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之腸也按何注言七體者指豚解言謂殊左右肱股而爲四又兩脅一脊而爲七也禮記禮運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謂之全脅左右肱骨各三亦謂之前腥骨三者肩臂臑也左右股骨各三又謂之後脛骨三者髀肫骼也共十二體有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合爲十五又左右兩脅骨各三正脅代脅短脅也合爲二十一體所謂體豚也又謂之房脅少牢十一體去蹄也又按類聚引書曰白魚入于舟中王跪取出涘以燎即今文大誓語詩疏引鄭彼注云涘涯也王出于岸上燎魚以祭變禮也蓋祭天禮用特牲今取魚以燎故爲變禮武王以魚爲瑞故特燎以祭儀禮疏引書中候云魚者水精閱流出入得甲朕意是也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注〉側手爲膚按指爲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疏〉白石神君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而澍雨沾洽後漢書注引書大傳曰五岳皆觸石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〇注側手至不合〇通義云謹案膚與堂

上七扶之扶同四寸曰扶取其鋪四指也阮氏福膚寸而合解云膚之音與扶相通禮記投壺云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康成注鋪四指曰扶伏生尚書大傳扶寸而合鄭注四指曰扶音膚韓非子上吿扶寸注四指爲扶玉篇廣韻皆作扶由是觀之則膚扶聲之轉所謂膚寸而合者如雲出山散而不合則不得雨今膚寸而合如人以兩手之四指平鋪先分兩處向下覆之由分而合漸自雲合之狀合之甚易故云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天下非謂泰山之雲相離四寸而合也按王制云牛角握注握謂長不出膚疏引公羊此傳并鄭注投壺禮四指曰扶亦以扶與膚同玉篇引公羊作扶寸而合廣韻同又引注云側手曰扶按指曰寸是古本公羊膚皆作扶也膚亦或謂之握禮鄉射禮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握本以作膚張氏爾岐鄭注句讀云握本以作膚以字疑誤別本刊本一作膚亦費解或刊本一讀屬上句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四指曰膚與握義同握曰指卽四寸籌長尺四寸其四寸則刊之使白也儀禮古義云按文當云握本作按依郭本改按膚寸而合如注解甚直捷言雲觸石而出膚寸之微皆合注云無有膚寸而不合是也不必如阮說之另生別解也按指爲寸者說文寸部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从又一徐鍇曰一者記手腕下一寸此指事也凡寸尺丈皆取法於人身故也

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

山爾注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疏後漢書肅宗紀詔五岳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莫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詩召南殷其靁傳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云傳文初無雲字唐人類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唯大山雲爾誤也何休注曰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下文河海潤乎千里彼注曰亦觸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合者山之氣爲之也觀此白石神君碑上言出讃長育下言澍雨沾洽信知公羊二語之不指雲矣劉氏寶楠云翁氏以觸石二句爲山氣非山雲不知雲亦氣也尚書大傳五岳皆觸石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即本公羊傳三公山碑觸石興雲不崇朝而雨祀三公山碑興雲膚寸無極山碑觸石膚寸興雲祁祁西岳華山碑觸石興雲雨我農桑皆指雲說其非始於唐人明甚但大山下不必更增雲字此類書之誤○注崇重至朝也○詩大雅鳧鷖云福祿來崇傳崇重也公羊問答云鄘風崇朝其雨傳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與僖三十一年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其訓詁何以不同曰何注崇重也陸氏音義崇重直龍反何注从爾雅釋詁崇重也郭注增崇皆所以爲崇養何氏之意言崇朝則雨朝不崇乃一朝也與詩絕然不同俗儒於此傳欲强合毛傳遂形其謬妄而已說苑辨物云五岳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然則五岳皆然

此以魯祭大山故斥大山言焉風俗通山澤云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岳之長淮南氾論訓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大山皆取此傳爲說泰當依釋文本作大

河海潤于千里注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是也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疏淮南子氾論訓亦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說苑辨物云四瀆能蕩滌垢濁能通百川云海能興雲雨千里爲施甚大山川能出物能潤澤物能生雲雨爲恩多是其義也○注亦能至于里○亦者亦上泰山也○注韓詩至是也○桓五年注云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彼疏云告韓詩傳文禮記疏又引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皆大雅雲漢詩語也○注郊望至大者○正以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四方羣神日月星辰五岳四瀆風伯雨師及餘山川三十六所故云非一魯本不宜郊郊徙以周公之故得以三正郊天本非禮之正故方望亦第祭其大者三而已則河雖不在竟內潤澤所及故亦望而祭焉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

已止疏穀梁傳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通義云通之爲言文見於此義起於彼經義述聞云通之爲言猶道也道言也道可以已言可以已也漢書劉向傳曰臣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通所聞即道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顏師古注通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同義通道一聲之轉道言之道轉爲通猶通達之通轉爲道矣襄三十一年左傳不如小決使道注道通也法言問道篇云道也者通也按爾雅釋詁云猷已也猷猶二字通猶兼可已二義釋言云猶可也是也猶有疑惑之意又有遲回之意故凡言猶皆兼可已二義也○注已止○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已止也詩鄭風風雨云雞鳴不已箋已止也又秦風蒹葭云白露未已傳未已猶未止也已止疊韻爲訓也左氏此經及文五年猶朝于廟宣八年猶繹杜注並云猶者可止之辭本此

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尊至是郊者僖公賢君欲尊明其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義者春秋不見事不書皆從事舉可知也不吉言不從者明己意汲汲欲郊而上不從爾所以見事鬼神當加精誠疏注譏尊至禮也○左傳望郊之細也不郊

亦無望可也繁露郊祀云故春秋譏郊未嘗譏君德不成于
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敘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
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又郊語云天者百神之大君
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
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注魯至
至廢之○決閔以前不書郊也明禮廢已久僖公修之鄭氏
詩魯頌譜云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
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於牧野尊賢祿士修泮
宮守禮教謀東略遂伐淮夷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是其
尊明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事也知非閔以前郊皆卜吉故
不書者桓非失德尤甚鬼神所不饗必無閔數十年無一卜
不從之事○注譏者至知也○正以僖公修復郊祭為復古
詩魯頌閟宮序所謂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而譏於之惡必
此則春秋之義也僖公有四卜郊之非禮書以見魯之得郊
明春秋但譏其四卜不從譏其猶三望焉爾○注不吉至精
誠○校勘記出而上不從爾云鄭本上作卜此誤書洪範於
龜從雖從皆言從與逆對知從為吉逆為凶變吉言從即書
汝則從之義孔傳人心和順也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是也
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引龜曰其猶易稱闚其戶闃
其無人詩曰巷無居人譏僖公不共致天變洪範云龜筮共
違于人用郊吉用作
凶故不郊以敬天變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疏】杜云自爲其子成昏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疏】兄弟辭也義具上二十五年　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注】書者無出道也【疏】說文女部婦服也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禮喪服不杖期章婦爲舅姑皆以婦爲對舅姑之稱此止言姑者就杞伯姬立文宣元年傳亦云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明宣母頃熊在也○注書者無出道○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禮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注】月者惡大國遷至小國城郭堅固人衆彊遷徙畏人故惡之也【疏】杜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釋例帝丘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虛東郡濮陽是也大事表云今爲直隸大名府之開州按元和郡縣

志與縣東渡河一百十五里至滑縣滑縣東北五里爲清又東北五十五里爲楚丘又東北一百三十里至開州自始封朝歌至此凡三百五十五里黃河更在開州北十五里衞之再遷皆在河之南矣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下云衞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一統志濮陽故城本古帝丘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里齊召南考證云按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衞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又續漢郡國志注引皇覽曰顓頊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注月者至之也○解元年注云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以其遷徙與人故月以惡之不但重邢勞也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月者彼注云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四終

子汝茶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